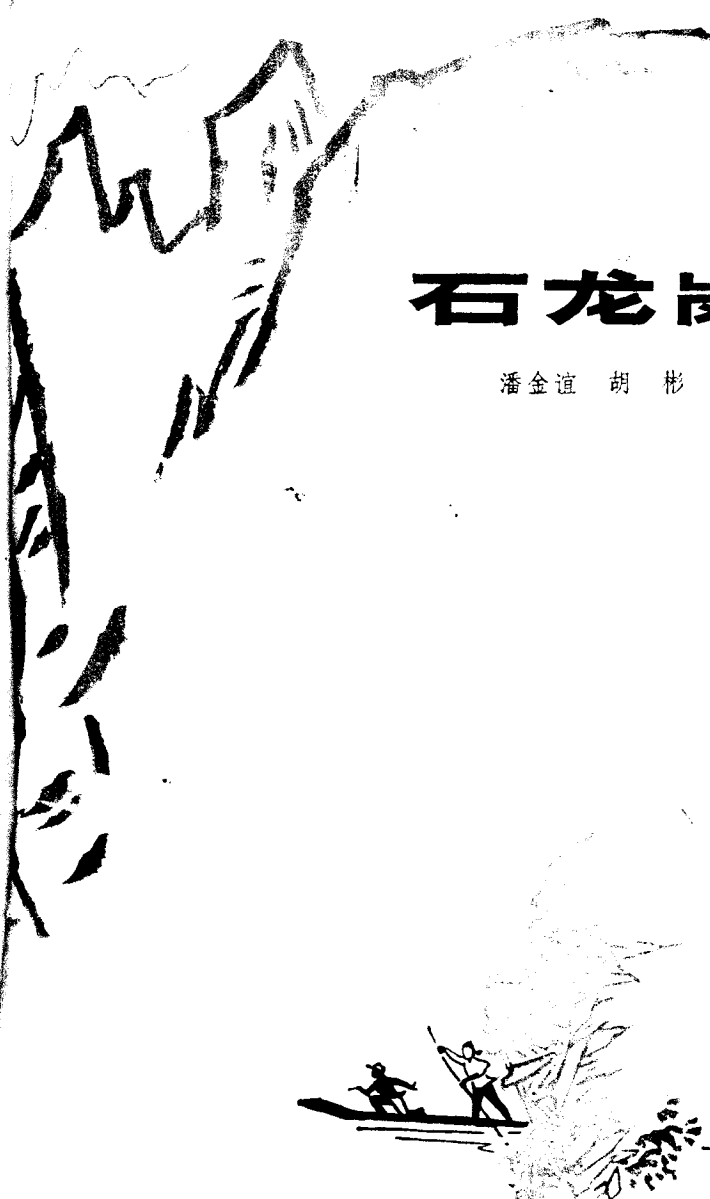


石龙岗



石龙岗

潘金谊 胡 彬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妙夫

插图：赵文玉

石 龙 岗

潘金诤 胡 彬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5/8 插页：1

1978年3月第一版

197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10103·59

定 价：0.94 元

内 容 提 要

1944年，浙江中部地区六十里坑游击队派中队指导员曹松柱打入日寇、汉奸防卫森严的石龙岗矿山，发动矿工，开展护矿斗争，建立矿山游击队，主动打击敌人，最后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消灭了盘据在矿山上的日寇、汉奸，解放了矿山，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小说塑造了曹松柱、周长发、黄牯、何顺富等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故事曲折生动，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目 次

第 一 章	逆水行舟	1
第 二 章	途中风雨	12
第 三 章	松柱进山	24
第 四 章	彬田赴宴	37
第 五 章	矿村访友	50
第 六 章	洞口风波	62
第 七 章	生根发芽	77
第 八 章	血债难偿	94
第 九 章	将计就计	108
第 十 章	炸毁老洞	120
第 十 一 章	趁热打铁	134
第 十 二 章	河边夜会	152
第 十 三 章	阴谋诡计	162
第 十 四 章	平巷护矿	171
第 十 五 章	暗箭难防	189
第 十 六 章	矿脉暴露	199
第 十 七 章	风紧之夜	208
第 十 八 章	阶级情深	227
第 十 九 章	飞龙侦察	247

第二十章	陈刚入伍	258
第二十一章	破庙斗敌	270
第二十二章	军事会议	289
第二十三章	震天动地	298
第二十四章	困兽犹斗	312
第二十五章	顺富改灯	322
第二十六章	踏浪迎风	332
第二十七章	钢筋铁骨	347
第二十八章	冲破罗网	358
第二十九章	龙潭沉矿	372
第三十章	矿山怒吼	388

第一章 逆水行舟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只竹叶形的小船，在浙江中部山区的南岭河里逆流而上，向日寇重兵把守的石龙岗矿山方向进发。

小船是在离矿山五十多里的地方开始行驶的。这地方，是在六十里坑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夏夜，宁静而又美丽。一轮明月，从河对岸的山麓那边冉冉升起。皎洁的月光泻下来，河两边飘散着一阵阵稻花清香的农田和一个个恬静的村庄，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装；河岸上颜色变深了的垂柳，一棵棵伸向水面，把一团团巨大的伞形的荫影投在河水里；南岭河里的流水，水量不小，但是却静静地流着，波光粼粼。

月光照出了船上的两个人。船头上的那个，约莫四十五、六年纪，身穿对襟衣裳，身子魁梧结实，胳膊粗壮有力，古铜色的脸膛上，刻着几条粗粗的皱纹，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是六十里坑游击队三中队的指导员，名叫曹松柱。船尾上的那个划桨的，是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她是曹松柱的女儿，游击队的卫生员。只见她均匀有力地、一桨又一桨地划着。

曹松柱沉静地站在船头上，全身沐浴在柔和的月光里。他一双眼睛远眺着前方，望着静静的南岭河凝目出神。过了一会儿，

他见小船驶得很快，嘴边渐渐地浮现出一丝笑意，转过身来亲切地瞅了那姑娘一眼，带着夸奖的口气说：“荷芬，你划得真顺手！这两年你在山区里住久了，身边不离红汞碘酒，日夜护理伤病员，这水上的活儿还这样熟练啊！”

荷芬理了理因用力划桨而有点散乱的短发，眨一眨水灵灵的大眼睛，笑了笑说：“阿爸，我从小跟着你船上大、水上长，风里来、浪里滚，这划船的老行当还忘得了呀？长久没划船，乍一拿起这木桨，真是格外的亲切，越划就越有劲头了。”

曹松柱嘱咐说：“一口吞不下热馒头，性急撑不了上水船，这会儿可不要划得太猛，太猛了就容易划累了。这一趟上水，要上七里滩，过九龙潭，还要进入敌人封锁区，困难可不少呀。”

听得到，荷芬的心里猛地被提醒了。她来到六十里坑以后，本来在支队部直属卫生队当卫生员，经过她主动请求，从今天开始被派到一支由杨队长带领的插向敌占区活动的游击队里去。一来因为内心里很兴奋，二来确实长久没拿过木桨，三来临行前支队邓政委又告诉她，她父亲外出执行任务，今晚上正好父女同行，嘱咐她好好护送，所以刚才确实划得猛了一些。这时经父亲指点，她心里一热，郑重其事地说：“阿爸，送你去完成重要任务，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

“重要任务，你怎么知道？”曹松柱微笑着说，好象有意要考一考女儿。

父亲要出外去执行任务，荷芬巴不得和他多说几句话，这时听他问得认真，便一边双手不停地划桨，一边扬了扬头说：“阿爸，我参加游击队这么多年了，难道连这点都感觉不出来？你看，今年我们游击队发展多快，拔据点，攻炮楼，揍得鬼子和伪军顾了这头顾不了那一头，最近，我们游击队活动的范围又扩大了，我在支队部看到不少同志到外面去，他们哪一个不是去执行重要任务？”

曹松柱听女儿说得那么流利，对形势的认识很清楚，心想她这阵子在支队部直属单位工作，接触首长的机会多，学了不少东西，进步可真快。女儿在革命队伍里不断成长，他心里感到很高兴，他又有意追问道：“同志们去执行重要任务是不错，可你怎么知道我也是去执行重要任务？”

荷芬亲昵地看了阿爸一眼，噗哧一声笑了起来，调皮地说：“这个呀，你不是经常说对事情要多作分析吗，我出发前就分析出来了。”她稍停了一下，又一口气说下去，“阿爸，你一回支队部，邓政委连夜找你谈话，你又连夜忙着看材料、换衣服，还把你那支快慢机擦了又擦、擦了又擦，就凭这些，我就分析出来了！”说到这里，荷芬轻声地笑了起来，她又马上收起笑声，严肃而又深情地望着父亲说：“今晚上邓政委还亲自来送你上船，看你们两个人一次又一次地握手，我就更感到你这次出发不寻常，心里也禁不住激动起来。阿爸，今晚上我能送你出发，心里真感到高兴！”

唔，你倒分析得很仔细！曹松柱又看了女儿一眼，在心里说了一句。女儿的一番话，又把他引回到刚才的思绪之中。他不再言语了，转过身，抬起头，重新又往前方望去。他那锐利的眼光，仿佛越过眼前几十里的山山水水，望到了那在日寇铁蹄残踏下的石龙岗萤石矿。两天前他在支队部接受任务时的情景，又清清楚楚地在脑海里闪现了过来。

前段时间，驻扎在浙东的日寇为了进行灭亡前的垂死挣扎，一面虚张声势地沿着浙赣线从金华往浙西侵犯，一面集中绝大部分兵力对付我浙东根据地。浙西的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很快连衢州飞机场也丢了。我新四军浙东部队和所属游击队，却粉碎了敌伪对四明山地区的三次“扫荡”，又频频主动出击，连连获得胜利，扩大了根据地，深入到敌占区，进一步发展了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从新四军派到六十里坑来才三个多月的曹松

柱,和杨队长奉命率领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向金华以南的广大山区和农村活动。他们有时把队伍化整为零,有时又集中起来,深入发动群众,灵活打击敌人。那天,他们袭击了敌人一支勘测铁路基的测量队。战斗刚刚结束,他接到支队邓政委的急信,要他立即赶回支队部。他马上交代了工作,带着缴获的一份材料,和通讯员一起上了路。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驻地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顾不得歇会儿,径直朝支队部奔去。他想,邓政委叫自己这样火速赶回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战斗任务。他的心里,犹如有一块冰糖在溶化,甜滋滋的,脚下的步子,也越迈越有劲了。

邓政委见曹松柱满脸风尘,全身汗湿,迈着矫健的脚步走进来,忙接过材料招呼他坐下,叫警卫员去端饭菜,硬逼着他吃了饭再谈工作。

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和荷芬端着饭菜走了进来。曹松柱三下五除二地扒了一碗饭,很快放下筷子。他朝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女儿努努嘴,荷芬立即会意,和警卫员一起收起碗筷去了。临走时还把门悄悄地带上了。

邓政委翻看曹松柱带来的材料,看着父女俩刚才那个表情,发出爽朗的笑声说:“老曹啊,看你这样子,连荷芬想和你说句话都插不上嘴了。”

邓政委五十多岁年纪,瘦削的脸膛,高高的鼻梁,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一双深邃的眼睛闪闪发光,言谈举止处处表现出充沛的精力。这会儿,他挨着桌子坐在曹松柱的对面,指了指那材料说:“这是你们刚缴获的?”

曹松柱说:“是啊。今天,我们搞了次小袭击,消灭了鬼子一支测量队。从这材料看,鬼子的野心不小,妄想在这两个月内造好石龙岗到金华的铁路运输线,加强对矿山的控制,更多地掠夺我们的矿石。有几个俘虏还说,他们在前头测量,石龙岗那边的

民工就在做路基了。”

邓政委的脸色严肃起来，非常关注地听着曹松柱的谈话。

曹松柱见支队首长很重视矿山运输线的事，又说道：“前段时间，我们还拦截了几次运载矿石的汽车队。每次战斗后，我们都在想，石龙岗一带敌人的势力虽然还很强，但是我们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把大批矿石抢走，炼钢铁、造枪炮，回过头又来打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矿山上一千多工人弟兄发动起来，我们就一定能打乱敌人出矿的计划，还能相机夺回矿山，把日本鬼子挤出去！”

“好！你们干得好，想得也好！”邓政委点着头，语意深长地说：“萤石是钢铁和化学工业中一种不可缺少的贵重原料。敌人越是接近失败，掠夺矿石越是疯狂，梦想利用我们的资源，发展他们的军火生产，支撑战争的败局。看来，你们考虑的已不光是在你们活动的区域拔个据点，打座炮楼的事，而且还想到如何卡断敌人对矿石这一战略物资的掠夺，进而夺回矿山，配合整个抗战形势，最后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大问题。这很好！”

曹松柱回味着首长谈话的深刻含义，预感到支队部要自己连夜赶回来，很可能与矿山的事有关。他问道：“政委，支队部叫我回来，有什么任务？”

曹松柱一问到任务，牵动了邓政委心里一个巨大的隐痛。这隐痛已经折磨得他够厉害了，只不过在平常的时候，他以一个指挥员所特有的冷静，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但是，这会儿已经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他点起一支烟，但没有马上吸。方桌上青油灯发出的微光，照见他军帽下边的几丝白发，脸色变得异常的严峻。沉默了好久，他才偶尔吸一口烟，缓缓地告诉曹松柱：“刚才我们谈论的这一座矿山，过去没有党的组织，地委为了加强党对矿山斗争的领导，三个月前就派支队部二连指导员李洪山同志进入石龙岗。后来又派侦察班长邓飞龙同志打入伪矿警

中去，配合老李同志开展工作。几个月来，他们在矿山上发展了党员，培养了骨干，做了艰苦的工作。但是，老李同志十天前在矿山上壮烈牺牲了……”说到这里，邓政委的话音突然停住。他站起身，把燃着已经很长久的半截香烟放在桌角上。这时曹松柱也跟着站起身来，只听得邓政委铿锵有力地说：“……松柱同志！地委和支队部决定派你到石龙岗矿山去，接替老李同志，重建和扩大党组织，继续领导矿工开展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起一支游击队来，配合我们支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听着首长的话，曹松柱想，难怪长久没有看见老李到支队部来开会，也不见了小邓，原来领导早就派他们到矿山上去了。他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感情。这里面，有对敌人无比的憎恨，有失去战友而产生的悲痛，也有因党把这样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已而引起的激动。但是，他有意识地克制着自己的种种感情，一直静静地听着。他那明亮的眼光，紧紧盯着邓政委那严峻而又刚毅的脸，把党的任务，一字一句地刻印在脑子里。末了，他简短地问道：“邓政委，我几时出发？”

“时间很紧。你抓紧准备一下，等飞龙同志把接应你进山的方案送来，马上就出发！”邓政委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又郑重地说：“根据飞龙同志的情报，有一个叫彬田的鬼子军官，最近要从南京总公司到石龙岗来，据说要坐镇矿山，鬼子兵力也将有所增加。松柱同志，敌我双方在石龙岗正摆开你争我夺的新阵势，我们是在同敌人争时间哪！”

曹松柱听说“彬田”两个字，又是个鬼子军官，还是从南京来的，心里引起了注意。他问道：“他是个什么军官？”

邓政委说：“听说，这人过去在浦口当过几年宪兵队队长。”

听得说，曹松柱脑子里慢慢地出现了一个挺胸腆肚、四肢短粗、脸上横肉块块饱满的鬼子军官。他想，怪不得刚才听起来有

些耳熟，十有八九是那个家伙要到矿山上来了。想着，他把四年前自己在新四军部队里当交通员的时候，同一个鬼子军官在滚滚长江中的一次遭遇，详细地讲给邓政委听。

邓政委十分认真地听着，还不时询问了一些细节。末了，他说道：“这么说，你们还是老对手了！看来，他虽然不一定认识你，但却是个十分凶狠而又狡猾的家伙，以后到矿山上坐镇，肯定会给你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好吧，让我们把行动计划再商量一下吧！”邓政委说着，按着曹松柱重新坐下，把支队部关于如何领导好这场斗争的意见，细细地告诉曹松柱。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

曹松柱沉浸在深深的回忆里，感到肩上担子很重，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呀。昨天，邓飞龙通过武阳镇桥头茶店的阿三嫂送来情报，支队部又连夜派人和杨队长取得联系。他想，有党的领导，有同志们的努力，有矿山上一千多矿工群众，就是上刀山、过火海，自己也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他越想越激动，心中热乎乎的，禁不住把自己对襟布衫上的布纽子解开，让微风轻拂着前胸。

曹松柱迎风站了一会，小船渐渐划近七里滩。这地方，河床倾斜度特别大，河中央的水流特别急，只听到一片震耳的哗哗声。据说在发大水时七里路外都能听见。俗话说：“人怕遇难，船怕上滩。”这七里滩，流急水浅，如从河中央上吧，没有三、五个人背纤，根本不可能；从河边浅水中上吧，又容易搁浅。一搁浅，即使是空船，船身也会变成千斤重。曹松柱凭着月色，朝滩头上望望，又侧起耳朵，在哗哗的巨响中仔细辨别了一下水击船头的音响，便选择了小船的航道。这时，荷芬身体前俯后仰，用出了最大的力气划桨，船身还是移动得非常缓慢。她担心搁浅，正想放下木桨下水，一看，父亲早已卷起裤管，扶着船沿跳下水去了。

“荷芬，你在船上撑篙，我来推船。”曹松柱倾斜着身子，双手扶着船边，有力地把小船往滩头上方推去。小船慢慢移动着，浅滩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窝满了水的脚印。

荷芬撑着篙，望着父亲伏在船边上的那宽阔的背影，感到父亲的身上有着强大而无可阻挡的力量。船身擦着浅滩沙沙作响。这是多么熟悉的情景。早先，荷芬跟着父亲当过多年的船夫。六年前，父女俩杀死了石龙岗矿山大老板徐青云的堂弟徐青宝，背井离乡，先到南京码头做工，又到凤凰山挖过铁矿。每当曹松柱往滩头上推船的时候，每当往上坡道上推窑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种姿势。多少个险滩，多少个陡坡，他都是这样推过来的啊！荷芬想着，竹篙撑得更有力了。小船终于慢慢地上了滩头。

曹松柱见小船变轻变快了，趟着浅水正要上船，忽然看见水底有一块矿石，绿莹莹，亮晶晶，在月光辉映下闪闪发光。他情不自禁地俯身捡了起来，用前襟擦去那上面的水珠。南岭河过去是石龙岗矿山运输矿石的主要通道，曹松柱还在这里撑船背纤时，就经常看见河滩上掉有零星的矿石。不过，今天看到它特别感到亲切。

荷芬看父亲捡着块矿石上了船，还用衣襟不住地擦，心里感到很奇怪。她知道父亲素来很喜爱矿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还要捡起它来。她问道：“阿爸，你……捡它做啥？”

曹松柱用双手捧着矿石，认真地端详着，长久地沉思着。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又出现了石龙岗那被蹂躏的矿山，被奴役的矿工和刚刚牺牲了的老李同志的脸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味深长地回答荷芬的问话说：“荷芬，这矿石可真是一种宝贝哪！”

荷芬说：“是啊，石龙岗矿山，人人都说是块宝地，可是日本鬼子却还盘据在那里。我们支队里的同志，每当外出执行任务，远远看到石龙岗那高大的山影，都恨不得冲进去把那里的鬼

子、矿警打个稀巴烂！”

曹松柱手里紧紧捏着矿石，深情而坚定地说了一句：“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良久，他两眼看着女儿，又说道：“石龙岗矿山是一块宝山，也是一块即将爆发的火山，那里的矿工是一支雄厚的革命力量。荷芬，你看好啦，人民的矿山总有一天会回到人民的手里！”

荷芬是个机灵人，父亲的动作、表情和谈话，使她忽地明白了：阿爸很可能是要到矿山上去。可是，她严守组织纪律，并没有发问。这时，她也想起了那灾难深重的矿山。她在支队部里，曾听到有些到武阳镇去过的同志讲起，驻扎在石龙岗矿山上的鬼子，比武阳镇城里还多。那地方，碉堡林立，戒备森严，是个有名的人间地狱！想着，她为父亲担当这样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而高兴，高兴中却又微微有些紧张。但是，当她看到父亲那高大的身影，那饱经风霜的刚毅的脸膛，她又微微地笑了。她相信，父亲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的！她怀着深厚的感情说道：“阿爸，你把这块矿石给我吧。我看见了它，就会想起你和你的同志。我到杨队长那里之后，一定更努力地学习，更勇敢地战斗！”

曹松柱又端详了一番，默默地把那块已经被手捏得有些暖烘烘的矿石，交到了女儿的手里。

过了七里滩，河水变深了。又划了一程，小船渐渐进入九龙潭。九龙潭，离矿山四十多里，九弯十八折，是处有名的险道。有的地方，河床宽阔，潭深水绿，流水缓慢；又有的地方，河槽狭窄，礁石崛起，河水湍急；还有的地方，河道曲折，浪花翻滚，旋涡强烈。潭两旁有的地方是绿茵茵的青山，有的地方是陡峭的石壁。月光从那起伏的岩顶间隙中射下来，映出船头上曹松柱那结实的身形。他手拿竹篙，不时对准河中礁石，熟练地一点，避开暗礁，绕过明岩。他左右指挥自如，荷芬划桨紧紧配合，父

女俩驾着小船，劈开浪花，冲过旋涡，在曲折险恶的河道中前进。

出了九龙潭，已是鬼子伪军经常出没的地区。在不远处的溪口村里，就有鬼子的一个小据点。父女俩不再说话，小船不觉又划行了二十多里，渐渐接近了敌人封锁严密的地带。这时，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远处有几个破落的村庄，庄前还有敌人的碉堡。侧耳细听，还隐约从那边传来妇女的悲泣声，在这寂静的深夜，格外觉得凄凉。月亮似乎不忍心看到此处的惨景，难过地移到一大片浮云里。夜色朦胧起来了。

曹松柱整理一下竹篙和几支备用木桨，又把一个补着红、蓝补丁的旧包袱用油布包起来。他低声对荷芬说：“已经接近敌人封锁线，要沉着机警。”

“嗯！”荷芬轻声应着，警惕地注视着河两岸。过了一会儿，她又悄声问道：“阿爸，我们在什么地方靠岸？”

曹松柱说：“前面河湾边上的那个村庄，叫做柳宅，是个大据点，岸路上封锁得更严。我们尽可能穿过河湾，到西头柳林边上岸；要是小船过去有困难，就弃船钻水过去！”

正在这时候，右边河岸上传来了一阵嚓嚓嚓的脚步声，一长溜黑影，迟钝地向这边移动过来。几支三节电筒的强光，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北，胡乱地搜索着。荷芬见此情景，压低声说了句：“鬼子巡逻队！”连忙轻轻放下木桨，习惯地顺手拔出驳壳枪，屏住气息朝那些黑影瞄准。

“注意隐蔽，不要惊动敌人。如果被发现了，按第二个方案提前钻水，再到前面柳林里会合！”曹松柱踮起足尖走近荷芬，伸手把荷芬的驳壳枪往下压了压，贴着她的耳根说。接着，他双手拿起竹篙，轻轻几点，把小船移动到左岸一棵伸向水面的大垂柳树的树影底下。这时，他一只手把垂柳的枝条向下拉，另一只手从腰间拔出那支二十响快慢机。荷芬看了父亲一眼，见他那么

镇定自如，暗暗责怪自己太不沉着。她也和父亲一样，一手握枪，一手把垂柳的树枝往下拉。小船被婆婆的树影遮得更荫蔽了。

对岸的脚步声愈来愈近，那一长溜的黑影聚成了几团，继续在河边移动着。猛地，几支手电筒的强光，朝河这边的垂柳射过来。

曹松柱和荷芬仍然拉着树枝，一动也没有动。垂柳的枝条和叶子，在夜风中轻轻地舞动着。

手电筒晃动了几下，又在柳树上停住。突然，对面响起了一个鬼子叽哩咕噜的说话声，紧接着，一个伪军放大嗓门吆喝：

“谁？谁在那树影底下？老子看见你啦，快，快自己跑出来！再勿跑出来，老子可要开火啦！”在这寂静的深夜，这突然而起的吆喝声，听起来会使人毛骨悚然。

荷芬的心收紧了，咚咚地敲起了鼓点。曹松柱的神态却十分沉着。他透过柳树的枝叶向外望，见对岸的人影没有散开隐蔽，知道敌人只是试探性地恐吓，便仍然站着不动，只是悄悄地把快慢机的机纽拨开了。

吆喝声在空旷的河滩上传散开来，余音渐渐消失，手电筒的光线也划过去了。又过了会儿，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曹松柱和荷芬抓住这个时机，每个人都打起双桨，压低身子，用足劲，一起划动起来。小船很快地又进入河道，冲进河湾，避开岸边一座碉堡，箭一般地向西射去。船过之处，河水漾起一层层无声的波浪。